

追念伍稼青兄

(本文插圖刊49頁)

阮毅成

老友伍稼青兄，名受真，原籍江蘇省武進縣

(常州)南夏墅。是先岳錢逸塵公的及門弟子，得意高足。因之，他是內子的同鄉，也是師兄妹。我與之相識，係在南京。民國二十一年，中央政治學校新設地政學院，招收大學畢業生，再授以兩年的專業教育。學院由蕭青萍(鐸)兄任院長，武進萬孟周(國鼎)兄在院任教，介紹稼青兄到院任助教。我亦應聘在院中兼授法學課程，遂得與之相見，常有來往。

追念伍稼青兄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，浙江省政府以平湖縣為地政實驗縣，以地政學院研究員汪一葦(浩)任縣長，稼青兄隨同到平湖任秘書。縣政府中各重要科長及全縣三區區長，均由地政學院畢業學生擔任。民國二十五年三月，汪縣長調赴南京受訓，由稼青兄代理縣長。八月兼任縣立救濟院院長。十月，又兼任縣立醫院院長。均為名譽職，不支待遇。二十六年三月，汪調任湖北省地政局局長。平湖縣長由地政學院教授洪季川兄繼任。及民國二十六年，抗戰軍興，平湖頓時成為戰地。因作戰部隊，係由張向華(發奎)將軍統率，多為廣東省子弟，洪不解粵語，浙江省政府乃於九月，將洪與麗水縣縣長丘遠雄兄對調。丘係廣東人，在軍政合作方面，表現良好。稼青兄隨洪至麗水，事先聲明只能幫忙一個月。稼青兄十月返里，旅江南均隔敵，巧經廬山至重慶，仍助青萍

兄任事。

我於民國二十六年四月，任浙江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，駐金華。七月，抗戰軍興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省會杭州淪陷。浙江省政府初撤至金華，再撤至永康縣方巖鄉，地處萬山之中。二十七年八月，我接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，在方巖辦公。次年二月我函在重慶之伍稼青兄，東來浙民應任事，並有意派任為縣長，稼青兄有允意，乃為其友人所阻。

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，因日寇進犯浙贛路，省政府於晨間，匆促奉軍方命令，於當日下午四時前，由各機關自行決定後撤地點，疏散完畢。其時，與我有關之單位，為民政廳、地政局(我兼局長)、省警察大隊(由廳指揮)、省警察訓練所(我兼所長)、新葦高級中學(我任董事長)，員工、學生，連同眷屬，將近千人。我決定全體經永康、武義等縣，先撤至宣平縣。因公路只能通至武義縣，但車輛不足，汽油缺乏，故人員皆須步行。公文箱件及個人行李，則徵調民伕肩挑。當日上午，空襲警報不停，幸敵機並未來臨。忙碌至下午三時許，同人始得分批出發。我於最後啓程，正步出民政廳所在地之紹常公祠(當時各機關皆利用祠堂廟宇為辦公場所)，忽見伍稼青兄匆匆步入，喘息未定。我知其人在重慶，驚問其何以至此？稼青兄謂係自重慶東來，

思由浙江省郵縣(寧波)或永嘉縣(溫州)，乘輪至上海，回武進縣探視家人。因當時係單身入川，久未與在戰區中的故鄉聯絡。在川數年，頗為想家。他又說：「昨晚方抵金華，今晨搭車來此。沿途景象似屬非常，人人皆緊張忙亂，不知何故？」我告以：「軍情緊急，奉令撤退，兄如晚到數分鐘，即不能相遇。」稼青兄謂：「這如何是好？」我謂：「金華與寧波，必不能保，永嘉現在也無法前往。兄現在即欲回川，亦不可能。目前只有先與我一同後撤，再看局勢如何發展，以定行止。」但稼青兄既非本廳人員，沿途殊不方便。幸我衣袋中，預置有蓋就民政廳大印之空白公文紙，乃囑其自寫：「茲派伍某為本廳薦任秘書」令文，置於身上。因我不長於繕寫，廳中人員均已疏散，無人寫字，而稼青兄則楷書端秀，並熟悉公文程式也。

我們到了宣平，只數日，永康、武義、金華、蘭谿各縣，均告失守，敵人直趨衢州。乃即翻越素以難行著稱的柴刀嶺，號稱上山十八里，高而且陡，抵達松陽縣。不及一個月，浙東淪陷了四十多縣。我們又再經麗水縣的碧湖鎮、雲和縣，一路退到龍泉縣的八都鎮。其地已是浙閩交界地區，距福建省的浦城縣，不到一百里。沿途兵荒馬亂，盡是敗兵、遊勇、難民與流亡青年。我一路在不停的空襲警報下，處理隨時發生的問題

，稼青兄從旁看到，屢次對我說：

「若非我此次親自看見，則遠在大後方重慶的人士，絕不會想像到在前線的麻煩問題有那麼多；而工作人員，又是如此的辛勞」。

到了八月，敵人退出了麗水縣、永嘉縣與衢州，浙南的交通恢復了一部份，稼青兄乃照原定計劃，由溫州轉寧波，乘海輪赴上海。中經隔區，道途艱阻，行程計耗時四十日。他由上海行前，他將我的委派令，面還給我。轉回武進縣原籍，他在原籍只停留了不到一個月，再到上海。因浙江局勢尚未穩定，只得留滬，任新亞衛生材料廠總務處長。直至民國三十三年三月，始往安徽、河南、陝西等省，越過敵我封鎖線，再回到重慶，任中國地政研究所秘書，所長亦為蕭青萍兄。他到了重慶之後，寫信給我道謝，並附一詩：

江天重覓寄書鴻，欲上新詩句未工。
老我形骸憂患裏，從公車轍亂離中。
相期偉抱看長劍，忽理歸裝臥短蓬。
此日捫心殊可愧，去來毋乃太匆匆。

抗戰勝利，稼青兄復員東返。我在杭州，時與通訊。

民國三十八年二月，因徐蚌會戰失利，反共軍事逆轉，我夫婦率幼年子女六人，先來臺灣避難，稼青兄亦早於三十七年十二月，率其長公子大中來臺。他在臺灣夾板公司任事，並在東吳大學任教國文，前後達十六年之久。先岳亦已來臺，稼青兄時來我家中，省視老師，並執弟子禮甚恭。老友趙君豪兄創辦自由談月刊，常約稼青兄寫稿。因其酷嗜遊山玩水，每獨自一人，或與二

三友好，遍歷寶島，尋幽訪勝，故其所寫遊記，極為讀者所喜愛。

自大中兄完成大學學業，在臺結婚、生子、就業，稼青兄頗慰老懷。後因大中應聘赴美，不欲其老父一人留臺，乏人侍奉，乃於民國六十二年迎養稼青兄至新大陸。他自是年五月到美以後，寫作不輟，亦讀書不輟。近年他在臺出版了不少新著，每次必先寄我閱讀。他也常託我在臺北寄新出書刊給他，俾得瀏覽。每年耶誕節，他必寄我夫婦禮品，內有西洋參、核桃糕等，我無以為報，就買書寄給他，他很高興。

民國七十五年起，他來信漸少。我手邊存有他九月的來信，說他「體力銳減」。耶誕節前，我又接到他一信，他照例寄我食品節禮包裹，也提到他「體氣大不如前」。這可能是他最後給我的兩封信。就在我接到他耶誕包裹的當天中午，小兒大仁從美國舊金山來電話說：「伍伯伯走了！正在教堂殮葬，並代雙親致送了花圈」。我夫婦聞訊，為之震驚。雖則他已克享高年，身體漸

弱，却萬未料到會走得那麼快。武進縣在臺北的鄉鄰，為之在臺北市善導寺，誦經追薦，我去行禮，稼青兄的表弟蔣貴麟先生對我說：「接大中信，始知稼青於是日下午五時發病，送到醫院。到晚上九點，就告撒手。時間太快，故他本人毫未受到疾病的折磨，安詳而去，未有痛苦」。

小兒大仁，就是當年在逃難中，生於龍泉縣的八都鎮者。稼青兄其時亦在八都，親見其出生。大仁雖習數理，但愛好中國古典文學，也愛書法。幼年在臺北，就近得其外祖父薰陶，也常向「伍伯伯」請教，稼青兄亦對之頗多指點與期許。近年同在舊金山，大仁平時工作雖忙，也常就近向伍伯伯請益。

稼青兄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，也是標準的公教人員。人生百歲，總要走完。星相家常說：人生最忌者，為「貧」、「夭」、「絕」。稼青兄壽逾八十，不得謂「夭」。著作等身，不得謂「貧」。孫賢子孝，不得謂「絕」。生逢亂世，得以全歸。除故鄉未復外，可以無憾矣！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。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